**江花妩媚**

　　**抬起头，是湛蓝色的天空，一簇簇白云悬浮在空中，像莲花一样闪耀着洁白的光芒，低下头，是湛蓝色的江水，一朵朵浪花扬起在江面，像莲花一样晶莹剔透、落英缤纷。**

**这是我第一次行船在乌江百里画廊上的最初感受，那是2003年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。那年，我38岁，主持了第三届贵州青年作家创作代表大会，并选择在沿河县召开。开会期间，青年作家们游览了乌江百里画廊。之后，当年的青年作家们每每回忆起那一次会议，总是说起白山羊和乌江鱼。这两样东西，无疑是沿河最好的东西，乌江鱼可谓誉满黔中大地，自不必多说，这白山羊，可谓沿河一绝。沿河人自豪地说，他们的白山羊喝的是矿泉水，吃的是中草药，拉的是六味地黄丸，大补之物啊。**

**这是味蕾的记忆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记忆更加令人神往的呢。而我除了味蕾有这样美好的记忆，更多的是江花的记忆。这样的记忆，不啻震撼了我，让我久久不能释怀，也是我三次到沿河县的缘由。**

**那个春意盎然的早晨，船在跌宕起伏的激流中穿梭，一层层蓝色的巨浪卷起来，翡翠般地碎在江面上荡起朵朵江花，江花簇拥着木船，任性而肆意。水手看似手忙脚乱，却仍然从容而有力地划动着双桨，尽管那双桨在这汹涌的江花中看起来有些无能为力，可我们分明又能感受到水手的身躯在前俯后仰的划动中，显示出中流击水、浪遏飞舟的勇气。**

**那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哪！欢笑声中夹杂着女作家们的尖叫声，此起彼伏。**

**乌蒙磅礴，乌江天堑，这是走进黔中大地最为动人心魄的景象。**

**乌江是贵州的“母亲河”，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，有南、北两源，均发源于乌蒙山脉。南源三岔河发源于威宁县香炉山花渔洞，北源六广河发源于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自治乡罐子窑，两源在黔西县化屋村汇合后，开始称为乌江。乌江从磅礴的乌蒙山脉近三千米的海拔之巅一泻千里，直抵武陵山脉中海拔136.5米的长江入口处。这两千多米的落差，造就了乌江的雄浑之气。**

**乌江全长1050公里，总流域面积87900平方公里。上游经石灰岩地区，多溶洞伏流，中下游穿行于大娄山和武陵山之间，两岸悬崖峭壁耸立，河床跌宕起伏，水激浪高。据《沿河县志》记载：“从思南县至沿河县到涪陵县的三百四十八公里中，有大小险滩一百七十六处。”其中以潮砥、新滩、龚滩最险。最叹为观止的是，峡谷中的奇峰异石，绚丽多姿，美不胜收。有一首古诗写道：“滚滚洪流破万山，滔滔碧濑缉巴黔。船逾滩险千重浪，鸟度狭壁一线天。幽洞瀑飞蛮首恋，峻峰翠滴猿声欢。奇观胜景斯独厚，敢笑三峡不二源。”**

**我们的木船掠过了霸王谷，穿过了黎芝峡，终于来到了思渠古镇。江面虽然宽了一些，可依然水流湍急，一个又一个的旋涡张着大嘴，似乎要吞噬我们的木船。水手大声吆喝，坐稳了！准备靠岸！**

**码头边缘悬挂着众多的汽车轮胎，我们的木船头也悬挂着几个汽车轮胎，这是为了防止碰撞，以免船体破损。从两个水手凝重的目光中，我似乎看到了靠岸的危险。江水实在太急，只见他们一个双手紧紧握住船舵，一个急促地划动着双桨。我感觉木船像一片树叶，飘浮在这激流之中，仿佛随时有颠覆的可能。我的手紧紧抓住船梆，溅起的浪花湿透了我的衣衫，好在这是温暖的春天，江水并不寒冷。**

**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有浪花的痕迹，这并不影响我们扬起一张张笑脸，这种前所未有的体验，让靠岸的青年作家们仍然兴奋不已。**

**我们到达了思渠古镇。**

**思渠是土家语，意思是“猎获野兽肉进行交易的场所”，也有文献记载说，在思州历史沿革的治理过程中，当时的冉姓长官把乌江流域的一条务川河流更名为“思溪”河，在这一带的方言中“溪”和“渠”同音，时间久远，“思溪”演变成了今天的“思渠”。**

**走上思渠古镇青石板铺就的古道，一种古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脚下的石板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青光，灼人眼帘，一栋栋古色古香的吊脚楼错落有致。**

**走进古街，好奇、猎奇之心，让青年作家们实在忍不住，都四下散开，各自走上了探寻之路。**

**我的好奇是别样的，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，我喜欢观察大自然。**

**望着眼前这条澎湃的大江，我的神态竟然有些痴迷。有人抓住了那一瞬间，给我照了一张相。这张相片，一直珍藏在我的相册里，偶尔翻起，相片上的我竟然目光清澈，洋溢着青春的模样，毫无痴迷之相。我之所以感觉那时候我有些痴迷，一是感慨乌江在这一段向北滚滚而去，在涪陵注入长江后，才一路向东，一句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的词句顿时跃上脑畔；二是注目着这万峰成林的大山，乌江像一条蓝色的飘带，看似柔韧却坚韧如刀斧，在大山雄性十足的胸膛上刀砍斧劈般破开一道连绵不断的伤口，这就是眼前无比壮丽的千里乌江大峡谷；三是感叹这大自然的神奇，它似乎拥有一双鬼斧神工的手，手起之间可以翻江倒海，手落之时可以山崩地裂。**

**山的骨骼是坚韧的，水的肌肤是柔韧的，这双手轻揉细捻之间，却能将这一坚一柔缝合成一道一泻千里的蓝色伤痕。拥有了这样的伤痕，寂静的群山就有了沸腾的声音，拥有了这样的声音，群山便鲜活了起来，拥有了这样的鲜活，即便遍体鳞伤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带伤的东西，非常美丽！**

**仅仅有感叹，是不够的，我便有了心情，赋诗一首，那时候，我正站在霸王谷之巅，那时候，我仍然是一个青年诗人哪！**

**当那一首诗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我是否一手插在腰间，一手在挥动，时间太长，真的有点记不起来了，不过，每每想起来，我意识到，那时候我的身形有无英雄状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一股豪迈之气久久回荡在心间，至今仍然在心中回响。**

**有了这样的体验，有了这样的记忆，我很愿意与人分享，于是在2005年的春天，我再次来到了乌江百里画廊，一同到来的，还有我的老前辈蒋子龙先生、杨志广先生等。到了沿河县，一下车，志广先生对我感慨地说，没想到这么遥远。我赶紧说，这就是诗与远方啊，美丽近在咫尺，放心，一定不虚此行。**

**我知道，志广先生这句话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，可一丝丝内疚还是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毕竟从贵阳市到沿河县，开车要两头黑，实在太辛苦。早上天还没亮，我们就从贵阳出发，到了沿河县，已经是夜深人静。那时候到沿河县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可走，一路要经过苗岭、大娄山脉、武陵山脉的高山峡谷。435公里的路程，道路崎岖，大巴车的时速只能达到30公里左右。一路上许多作家在不断地颠簸中大喊停车，一停车，就狂奔下车呕吐不已。我们的车就这样走走停停，不两头黑才怪。**

**我那句自信的“不虚此行”，在第二天得到了印证。**

**虽然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，放弃了木船，用了体积更大的汽船，但那种在激流险滩中颠簸的体验仍然让作家们兴奋不已。在他们扬起的笑脸和欢呼声中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感同身受。**

**那时候我的身心无疑是愉悦的，我也扬起了笑脸，而且灿烂无比。那时候，青山如黛，天空湛蓝，江水碧绿，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由想起了王阳明先生“岩中花树”的典故。你看到，还是没看到，在我看来，你看没看到，它都那样美丽地存在着，而关键是，你看到了没有，与人分享了没有。**

**白山羊、乌江鱼，作家们依然是吃到了，我相信他们的味蕾会记住这样的美食，特别是蒋子龙先生佐证了我的这个自信。那时候，我们正在思渠古镇的一个山洞里吃着带皮的白山羊肉，见蒋子龙先生一口气吃了五碗，还感叹道：“这羊肉，真好吃！”我赶紧重复了一遍沿河人的自豪：“这白山羊喝的是矿泉水，吃的是中草药，拉的是六味地黄丸，大补之物啊。”**

**蒋子龙先生听后，哈哈大笑，接着继续大快朵颐起来。**

**那时候，蒋子龙先生已是年近七旬的人，但精神矍铄，走起路来仍然健步如飞，也只有我这个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的年轻人，才能跟上他的脚步。记得走到一个叫一口刀的村庄时，很多人已经跟不上行走的队伍，而我和蒋子龙先生是最先到达一口刀村的。**

**一口刀村的山势陡峭，山梁形如长长的一把亘古不变的大刀，耸立在乌江岸边。一眼望去，一栋栋黑瓦屋散落在刀背上，就像挂在峭壁上一样，一块块庄稼地显得鸡零狗碎。这样的地理条件，无需多解释，一口刀村，名副其实。**

**村干部非常热情，邀请蒋子龙先生去了村委会喝茶，蒋子龙先生欣然应允。我却无心喝茶，直接走到了一口刀村的最险要处，村干部说，那里危险，我说，没关系，我曾是一名地质队员。村干部一听地质队员，便不再劝解我。我曾经工作过的一〇三地质队，在这一带可以说无人不晓，无人不知，地质队员，被戏称为“爬山猴”，在这千山万壑之中，留下了他们跋山涉水的身影。在这一带的村民，对地质队员是很熟悉的。**

**我曾是一名地质队员，不难获知这样的数据，贵州有1258866座山峰。八年的地质生涯，我不敢说走完了这些山峰，但目睹了这万峰成林的壮美，却绝没有夸张。贵州地貌的特点，山的背后还是山。这样的特点，也养成了我作为一名地质队员的习惯，那就是看见山，我就想翻越。**

**站在这山之巅的刀背之上，一股壮美之气在我的胸膛沸腾起来。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还想赋诗一首，结果，脑海里折腾了半天，还是我在1989年，作为一名地质队员攀登上东昆仑的一处山脊时，脱口而出的那首诗：**

**沿着套色分明的中国版图**

**向西、向西**

**跨越横断虚空的断裂**

**隆起与沉陷**

**构成大手笔的写意**

**向西、向西**

**那儿有狂风般剽悍的骑手**

**那儿有风吹草低的原野**

**那儿有高不胜寒的雪山**

**世界屋脊上**

**雄性十足的头颅**

**昂然挺立**

**呈银色衬出你的威仪与深邃**

**你白发苍苍**

**但双眼仍然年轻**

**一泻千里的两道目光**

**掠过沧桑沉浮的版图**

**严厉而慈祥**

**只有这博大而神奇的目光**

**才有着生命力的色彩**

**一道黄色**

**一道蓝色**

**于是东方古老的江河民族**

**生生不息地享受你的严厉与慈祥**

**至今——五千年**

**向西 向西**

**去骑一骑狂风般剽悍的骏马**

**去看一看风吹草低的牛羊**

**去摸一摸冰凉的世界屋脊**

**去吧！男儿要远行**

**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……**

**我背诵这首诗的时候，杨志广先生正站在我的身旁，与我一道欣赏这神奇壮丽的武陵山脉。我是杨志广先生的学生，他是我在2001年，就读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时的指导老师，曾发表过我的很多小说。**

**那时候，背诵完诗，我正一脸得意地看着老师。在这之前，老师并不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。我之所以面呈得意之色，是因为此情此景，在这个恰当的时候，我把自己最得意的诗背诵给老师听，是想告诉老师，我是一个诗人，一个不错的诗人。**

**志广先生一脸的诧异，这诗是你写的？**

**我一挥手说，是的。**

**志广先生说，嗯，很好，可以拿到我们《中国作家》发表。说完，他疑惑地说，这里是武陵山脉，你怎么写到昆仑山脉去了？**

**我嘿嘿一笑，手指着眼前的万峰成林对老师说，都是山嘛，这诗是我在东昆仑一带搞地质的时候写的，早在1990年就发表在《贵阳晚报》了。**

**志广先生说，好诗。把长江和黄河比喻成东方巨人的两道目光，想象奇特，角度新颖。**

**众所周知，昆仑山是中华山之鼻祖，“河出昆仑”从地理地貌的角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，黄河和长江均发源于东昆仑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。我们眼前的这条蓝色的乌江，在不远处将奔流注入长江，而长江之畔第一座大城市是重庆，然后是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。也是众所周知，在长江沿岸的城市中，能称大的，也只有两座城市——大武汉、大上海。可以说，在近代历史的重大进程当中，大武汉和大上海举足轻重。**

**武陵山脉是长江流域生态的重要屏障之一，乌江是长江流域生态的重要保护区域。为此我与志广先生还就乌江流域、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问题展开了讨论。其间先生问了一个我几乎回答不了的问题，他说，这两道目光，一道是黄色，好理解，黄河嘛！一道蓝色？绿色不好吗？**

**猛然一听，我竟然一时语塞，指着乌江说，乌江水是蓝色的。**

**先生说，长江水是绿色的吧。沉吟片刻后，他又说，你说得也对，春来江水绿如蓝嘛！**

**其实，我这首诗最初的时候，用的就是“一道绿色”，后来一再琢磨，才改成了“一道蓝色”。这在我看来，绿色、蓝色区别很大，这是一名地质队员热爱大自然、敬畏大自然的条件反射，这个条件反射于我而言，是我对大江大河自然状态的苛求，总愿望人类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江大河，少一些粗暴的干预，多一些保护和治理，可是，这个愿望在那时总是令人沮丧。**

**乌江也不总是蓝色的，这个我非常清楚，在上游网箱养鱼的、往江里排污的，屡禁不止。可至少，现在眼前乌江的水是蓝色的，这是因为春天来了，丰水期也来了，滚滚的江水荡涤了污秽。**

**一条江河拥有了绿水，在今天当然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，可你知不知道，绿水是要有清晰度的，这样的清晰度，蓝色是最好的诠释，还有什么比晴空的颜色更加纯净的呢？长江是蓝色的吗？至少在我的诗中，它是蓝色的。**

**村干部远远地来喊我们，说就等两位老师了。我们只好跟着向村委会走去。**

**在村委会聊天时，当地干部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一口刀村的顺口溜，“腰里别着一把刀，日起陡子上高毛，转过坳口到龙湾，日落万丈下凉桥”，这句话说的就是走完一口刀村的陡子、高毛、坳口、龙湾、凉桥几个组，要花一整天的时间。**

**据介绍，一口刀村，当地人又称“一口道”村，指的是从乌江通向一口刀村，只有一条陡峭的小道可走，扼住了这条小道的咽喉，一口刀村就变得易守难攻。有诗为证，“一口道称险，万夫莫敢开；虎踞乌江畔，俯瞰蜀鄂湘”。**

**据了解，在当时的2005年，全村人口1430人，人均纯收入仅为1182元。那时候，一口刀村还没有通公路，村里的物资都只能靠人工肩扛背驮。由于山高坡陡、沟壑纵横，这里的村民生活极其困难，极度贫困成了一口刀村的代名词。**

**在这样的大山里，在这样的地貌中，有一个最现实的矛盾——美丽，但极度贫困。从一个村干部给我们讲的故事，便见其中端倪。一口刀村高毛组，全组34户人家，却仅有一丘1.5亩的水田，每年的收成约350公斤大米，从1984年起，乡亲们商定抓阄排序，每家轮种一年。村民田桂花家很幸运，抓到了第一轮，她家在第二年终于可以吃到大米了，而其他村民，只有在山旮旯中种一些为数不多的苞谷、土豆、红苕，还要看天吃饭，即使天公作美，雨水充盈，也只能吃到半饱，最终依然要靠救济粮过日子。大米饭对于他们来说，是一种奢侈品，根据抓阄的排序来看，田桂花家要再次吃上大米，要轮流到2018年，34年轮一回啊。这样的数字，不得不让人触目惊心。这一丘水田，就是一口刀村人生活贫困的一个缩影，其他村民组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洋芋、苞谷、红苕是多数农家人的主要食物。**

**土地贫瘠是一口刀村致贫的症结，没想到的是，水也成了他们致贫的关键所在。看得见水，却吃不到水，这是一口刀村尴尬的窘态，这样的窘态，就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。**

**山脚下，一条大江奔腾着，村民们却无可奈何。这高山峡谷千米的高差，眼看很近，可是你的腿会告诉你，实在太遥远。水成了村民们的噩梦，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背水上。人畜饮水成了一口刀村的大问题，这样的问题要解决，就是把乌江水引上山来，这个想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，靠天吃饭成了一口刀村人祖祖辈辈的宿命。**

**从一口刀村回思渠古镇的路上，我看见大家一个个耷拉着脸，他们实在是累坏了，我只能是这样想。可是，到底是累坏了，还是看到一口刀村的贫困，影响了心情，也许，两者兼有之吧！**

**到了思渠古镇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。**

**那时候，我们正坐在临江的一栋民房里喝着茶，四周错落有致的吊脚楼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气息，阵阵花香随微风送来，让人满目清新。**

**眼前群山巍峨，大江北去，阳光温暖，好一个灿烂的春天哪！大家的心情也渐渐舒展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句话让我们的心一阵紧缩，喉咙都似乎有些哽咽了。**

**有一个当地的干部随口说了一句，这是你们看到的，最后的思渠。**

**我吃了一惊，举目向他望去。**

**在我惊讶的目光中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，下游彭水电站蓄水后，思渠镇将淹没在水下。**

**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作家们七嘴八舌开始议论起来。我没有任何心情参加讨论，我在想，那个干部的神态为什么是漫不经心的？他不是这样的神态，又能是怎样的神态呢？是悲，抑或是喜？那又能怎样呢？这样的现实，谁又能改变呢？显然，谁也改变不了。**

**我又想，那个干部漫不经心的神态，是不是思渠人在悲喜交织下，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呢？这样的状态，能说明什么呢？告诉我了什么呢？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想多了也没用，是悲还是喜，随着岁月的更替、时光的荏苒，思渠人终将会得到答案。**

**19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思渠人是否有了答案。这19年以来，那是悲是喜的拷问，一直在我心中萦绕，近几年来，零零星星传来思渠的消息，让我一直有再向思渠行的冲动，可这样的冲动，总是在这样和那样的事务当中搁浅。**

**时间来到了2024年的5月，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电视剧《江山》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五一劳动节假期也没有停笔，当写到剧中的一个古镇在乡村振兴中旧貌换新颜的时候，思渠古镇一下子跃进了我的脑海。**

**思渠古镇，既然你来到了我的脑海里，那种久违的冲动一下子就弥漫了我的心头，既然心头满是思渠古镇，必须释放，那么放下笔，说走就走，看思渠去也！**

**这时候，沿河县已并不遥远。数条高速公路，掠过千山万壑，拉近了省城贵阳市与沿河县的距离。去沿河，两头黑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众所周知，截至2023年底，贵州架起了三万余座桥梁，连起来超过五千公里，比从贵阳到北京跑一个来回还要长；打通了近三千条隧道，连起来超过三千公里，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长七百多公里；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八千公里，贵州所有的大小公路连接起来，可以环绕地球赤道七圈半。如果加上市政道路、串寨路和联户路，贵州的路接近四十万公里，这是地球到达月球的距离！**

**我想，在这四十万公里的里程中，一定有思渠镇到一口刀村的道路。这些年，在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的实施中，我走村过寨，一直秉承眼见为实的理念，这一次到沿河县，我想在这样的道路上，眼见为实。**

**车在思渠的道路上行进着，我眼见为实了。可惜的是，没能去一口刀村，据介绍，一口刀村大多数人家已经搬迁到铜仁市主城区的碧江区，留下为数不多的人口，充分利用特色山地农业资源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。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，这里修路引水兴产业，实现组组通公路，还喝上了自来水。对于那些自然条件实在恶劣，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，就把贫困群众搬迁出去，并引进龙头企业带领留下的村民规模种植山地特色农产品。一口刀村旧貌换新颜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我问随行的当地作家田贵东，一口刀村当年那个田桂花，种上第二轮水稻了吗？**

**在这一带，田桂花的名气实在太大，当年那个抓阄种1.5亩水田的故事，流传很广，在沿河县，谁都知道。田贵东介绍说，哦，田桂花家啊，她家现在是琯溪蜜柚的种植大户，吃大米饭早就不是问题了，她考虑的啊，是今天该宰羊还是杀猪喽。**

**走在思渠的街道上，我看见有很多船放在路边。我说，这么多船，都上岸了？田贵东介绍说，这是思渠镇打造的“乌江船舶文化公园”，自从“铁腕”治理乌江以来，当年网箱养鱼的、打鱼的，都歇业了，思渠人就把船集中搬上岸来了。**

**我一边走，一边观察着各种各样的船，突然，平静的江面上溅起了一阵浪花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大鱼，带着一群大小不一的鱼，在江中嬉戏。根据目测，这条鱼巨大，至少有一米多长。这种现象，在以往的乌江，是不可能出现的，不由让我感慨万千。渔民都上岸了，他们的收入如何呢？我记起了这样的数据，在2010年以前，一口刀村的人均收入，不足2000元，思渠镇的人均收入，不到3000元，现在如何了呢？**

**田贵东介绍说，思渠镇依山傍水，就是要“做好水文章，念好山字经”，这做好水文章，就是要利用好乌江的水资源，走生态优先，绿色发展之路，现在思渠镇有“两张名片”，分别是“黎芝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”和“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，做好旅游产业，让群众吃上旅游饭；这念好山字经，就是搞好山地特色农业，开发特色产品，让山货出山，及时便捷。**

**见作家田贵东如数家珍，我说，看来你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，扎根了人民嘛。哎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倒是说说，老百姓的荷包，到底鼓了多少嘛？**

**田贵东伸出五个手指，高兴地说，鼓多喽！现在思渠镇的人均收入已经有16970多元了，相较2010年前，增加了五倍多。**

**这样准确的数据，出自一个作家之口，我很欣慰，至少说明我们的基层作家在践行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上，是下了功夫的。**

**站在乌江岸边，望着那宽阔而不再湍急的江面，我不由思绪万千。时值正午，湛蓝的天空、湛蓝的江面，水晶般晶莹剔透，天上一个太阳，水中一个太阳，在这晶莹剔透里，闪耀着灼眼的光芒。我知道，在这光芒之下，思渠古镇早已静静沉睡，可是，它的梦，正醒在我身后那片大山的臂膀上。还有什么样的臂膀，能像大山的臂膀一样坚实？一样有力？**

**这样的力量，在我步行穿过新思渠古镇时，让我如履春风。在新思渠古镇，我没有看见一个愁眉苦脸的人，从他们一张张扬起的笑脸中，我分明感觉到了他们有梦、追梦，梦想成真的喜悦。我也由衷地扬起了笑脸，当年那个一直萦绕在我心中“是悲还是喜”的拷问，在这样的笑靥中，烟消云散。**

**一声汽笛声传来，一艘载满游客的游船逆流而上，平静的江面激荡起层层浪潮，扬起一簇簇莲花般的浪花，阳光绽放其上，金莲闪烁，江花妩媚。**